

◇ 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白鹭桥旁，立着几棵落尽叶片的瘦树，枝条根根独立，一只白鹭站在分枝上。夕阳将沉，用手机逆光拍照，镜头中只有黑白二色，如同动画剪影。盯好久，白鹭也不飞走。偶尔在枝头展翅，河水便荡一荡。起名前，白鹭尚在远方；起名后，白鹭听从了神谕，一个接一个到来。桥名与周边事物不一定实打实字字相扣。可以攻其一点，可以无限外延，可以取其意涵，搭边儿即可。蓝楹桥边一定要种一棵蓝楹树吗？多蠢！一个叫蓝楹的女孩子在那里坐一会儿，桥便有了名字。荔香桥无需穿越茂密的荔枝林，此前本地有过荔枝林，后来被砍掉，香味仍在。青螺桥下也不一定摆几个螺壳，有人在这里吹过小螺，人走了，余音数年不散。那么多的桥，最初的命名，如婴儿命名，冥冥之中被天意点了一下。新兴城市如深圳，一切都在变化中，今是昨非，大拆大建。不要因人而变，再改来改去。这些名字握在一起，坚定地相信世界会更好，游人会给它们祝福，而它们，必将越来越与自己的名字吻合。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”喜欢李白诗中的这一句，就用楷书抄录了这首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。工作中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；生活中，有俩娃的“加持”，每天都在兵荒马乱中度过。于我，最解压的，大概就是书法和篆刻了。借着办公室十多年前掀起的书法热，同事帮我寻回了童年时代的书法老师毛节民先生。我又开始了我的书法深造。

这十多年来，毛节民先生也给我传递了很多书法理念，比如写作品，一定要有立体感，要让人觉得字向你扑过来。比如要多临帖，但临帖也只是和古人的对话，“真正的高手，是从字帖里学的，能把死的学活。”这就是说，从字帖里学到精髓后，再形成自己的风格，“孙悟空只能有一个，孙悟空拔出的毫毛变出的猴子，都不是孙悟空。”毛老师打的比方，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何谓“学活”。

我每天的练字时间很有限，一般都要等孩子睡觉以后，才能静下心来写个两小时。我认真琢磨字形如何才能

二十四桥(下)

清晨的露水在草尖儿上犹豫定时，有人走过来，踏上桥，露水掉落，仿佛发令枪，桥和桥就开始说话了，彼此传递看到的人和信息。

若干高出地面的小丘陵，分布于湿地桥间。中年男子带着一个孩子，站在顶端放风筝。挂在树枝上的一个碎裂了一半的风筝，与天空飘摇的风筝遥遥相望，彼此不说“我就是你”。小女孩儿在丘陵林中奔跑，小裙子一闪一闪，尖叫声不断。一些骑行者带着统一的白帽子，飞快地在红色车道上掠过，别盯着车轮看，旋转得令人晕眩。老年人光着膀子迎面跑来，衣服搭在胳膊上，汗毛被树叶间渗下的晨光照得晶莹发亮。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，另一个更小的男孩在后座上抱着他的腰，问，哥哥，你吃过XX吗？风把“吃过”后面的字吹得七零八落，无法听清。安在地面上的喷水枪不断转

圈，不小心从下面经过，接了一身的水。喷水枪若无其事地转向另一面，这边的人一边整理湿淋淋的头发，一边互相看着对方哈哈笑。

一大一小两个人，坐在望山桥上，大人的腿搭在“山”和“桥”之间，仿佛一个标点符号。小孩儿对着大人不停地说话。那座桥驮着一个家庭，那个家庭给桥注入了血液，令其鲜活。每一个走来的人，每一个三三两两的人群，都会留下一个个身影。他们离开了，身影永久地印在这里，一个一个叠加，就成了一个气场。

江南已有著名的二十四桥，深圳这二十四桥不怕人说山寨吗？愚见，今日之桥，皆非昨日之桥，不过敷衍杜牧一千多年前的诗句。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。“二十四”已成文化符号，界定了桥的数量，情节和情调都自觉不自觉被其牵着走。深圳曾经多少山寨事，最后竟有修成正果者。原创无标准，面世后被人接受即标准。在山寨基础上超越，或需付出比原创更多的心血。接纳、借鉴、提升，文化的一体两面。

笔墨扁舟

更好看，也琢磨老师对我说的，“写书法，骨子硬，要有脾气，但笔画要柔软。”有时也会觉得很累，但爱好也许真的强于一切。

毛节民先生也是著名的篆刻家。在跟随他学习的过程中，我也越来越喜欢“虞山印派”，这种苍老古朴、沉稳又不失清新秀丽的风格深得我心。那天，我想给儿子小朋友刻个名章，写了几个样子带给去毛老师看，本以为，老师选一个，或帮我修改一下即可。没想到，毛老师拿出字典，写了好几遍后，才定下印稿。想到毛老师常说，他的老师单晓天先生说过，印文是靠反复写出来的，这才是“印从书出”“刀法传笔意”的精髓。

我从楷书练到行书，后来又接触了隶书、篆书、草书和篆刻。我临完了一本又一本字帖，终于敢在每年新春来临前，图个热闹，给朋友们写点春联。看到喜欢的句子，我则写一些书

签，刚好自己刻过一个“瑜明之鉢”的小章，用在书签的落款。记得有一次，刻过一枚“对酒当歌”的章，后来再写了个“对酒当歌”的书签，两者正好配在一起。发了朋友圈，好几个朋友说喜欢。后来索性写了豪放版、婉约版，送给不同风格的朋友。还有一次，写了个“财源广进”的书签，觉得太俗，用了个“鱼乐”的闲章，想着大概没人会喜欢，意外的是，大家说，“大俗即大雅”。想到还刻过一枚“大雅”的章，就用上雅俗共赏一下。后来也有朋友喜欢，就直接送他了。女儿和儿子看到我写的书签，也拿去送同学和老师，说这样的礼物深受欢迎。

毛节民先生曾为我刻过一枚闲章“作个闲人”。在忙碌的工作中，能偷闲拥有一个爱好，让自己偶尔“作个闲人”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就像苏轼在诗中所吟，“且陶陶、乐尽天真。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”尽管这是我目前向往却还不能达到的生活，但书法和篆刻，真的是我在忙碌生活中的一叶扁舟。

牛排焖饼

朋友把剥好的牛排用清水冲洗几遍，除去血水备用。土豆、胡萝卜、青椒切块。和面。一切准备就绪。

火焰蹿起来，油在锅里滋滋响，丢几粒冰糖，冰糖在油锅里一点点化开。牛排下锅了，滋滋作响的油却熄声了。火不够旺，重又添上细柴，再次起火，烧粗柴，留些空隙通风，大火来了。牛排锅中变色，酱色转酱红，油润漂亮，倒入切好的西红柿、八角、花椒、皮芽子。继续翻炒，西红柿化进牛排中，加入开水慢炖，火要小，以红炭慢慢煨熟。看着红红的炭火，人会走神，好像过去遥远的时光又重新回来，可谁会喜欢生火呢，生火之前要把炉灰掏出来，弄得人灰头土脸，曾经是最不喜欢做的事。一天两天，一日两日，从生手到熟练，哪个孩子不是这么长大的？三十多年过去了，烧火的功夫还在。这样想的时候，又很欣慰。有谁会忘记灶膛里，埋在炉灰下烧熟的土豆，烤得焦香的玉米，煨在灶台上的

红薯。可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啊，人忽然就被记忆烙了一下，那些过往的片段都镀上了时间的包浆，时间这时又显得如此多情，像湖心荡漾的水波。

香味一点点飘出来，起先香味很淡，越来越浓，空气里满是肉香。肉炖至八成熟，加入土豆、胡萝卜，十五分钟后把发好的面，擀成一张大饼，平铺在肉上。再揭锅时，白白的一张大饼如玉盘亮在眼前，轻轻拿刀划成一小份，一小份的，如同花瓣，再把切好的花瓣一块一块铺在盘中，最后倒入青椒翻炒几下，把牛排、土豆、胡萝卜浇在饼上，出锅。

玉盘珍馐，说的就是这样的。牛排酱赤，土豆如玉，胡萝卜红艳，青椒似翡翠。有人嚷嚷着要喝酒，有人口舌生津。土豆清香，胡萝卜绵软，牛排软烂鲜香，饼子浸了肉汁，肉香、香豆粉的香，舌尖滋味荡开，似青山悠远，流云低回。

太香了，这样的时刻，有谁的嘴闲着。喝酒的人孤独地喝酒吃肉，没人理会。席间有人说，如果换成饕也好吃，没人理会。饕有现发面做的香豆饼香吗？不能替代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，牛肉要剔去皮膜，用三分酒和一分清水煨，方能做出牛肉独有的味道，并特别说，不加别物搭配。私以为袁枚并不懂牛肉。他不知，好的牛肉是一层筋一层肉，他说的皮膜实际是牛筋，炖烂了吃在嘴里，劲道可口，是牛肉的灵魂。

牛排焖饼是在朋友家小院里吃的。小院里砌着土灶，一口铁锅架在灶上，灶台上贴着瓷砖，熟悉又亲切，好像与少年时光重逢。天然气用得久了，烧火做饭已经成了往事。

好厨师就是一把火，牛排烧得不好还得看灶火。且做一回烧火丫头。少时读杨家将，烧火丫头杨排风的形象过目难忘。烧火丫头偏偏喜刀弄棒，下得厨房上得战场，一根烧火棍舞得出神入化，御敌西征，不让须眉。

到后院捡一把细柴、抓一把干草，坐在灶前加火。点报纸引火，火起来了，顺势往炉灶里塞把干草，再加几根细柴。待火旺，又加进两根粗柴。整套动作，一气呵成，行云流水，哪里像搁置了二十多年光景。这些无数次重复过的事，已成为手到擒来的习惯，根深蒂固地长在年少的岁月中。